

小
子
桃
花
運



号 70 字 登 商 (登)

小子桃花运

鬼樵子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小子桃花运

鬼樵子

责任编辑 逢 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浏阳湘东彩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4.75印张 59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 14.8元

ISBN7-80538-481-9/J·212

目 录

第一章	是非犹自鬼魅狂·····	(1)
第二章	春寒落魄走孤客·····	(21)
第三章	昏鸦争噪古墟冷·····	(56)
第四章	烟霭悬壁弃儿苦·····	(95)
第五章	万丈剑气拂醉歌·····	(134)
第六章	潇潇愁雾暗伤悲·····	(170)
第七章	夜月娟娟俏冤家·····	(217)
第八章	冥幽勾索豪强惊·····	(262)
第九章	傲视江湖论兴废·····	(303)
第十章	流尽千叠英雄血·····	(353)
第十一章	物换星移难辨归·····	(395)
第十二章	鸳鸯梦一曲初回·····	(438)
第十三章	漪澜妖霾清浊分·····	(481)
第十四章	故园残碑怜众生·····	(523)
第十五章	恩怨今古一枰棋·····	(564)
第十六章	怅然杀伐因求剑·····	(603)
第十七章	相争无饜天下嫌·····	(636)
第十八章	伤心莫问前朝事·····	(665)
第十九章	奇狐归阴梦堪叹·····	(701)
第二十章	浩歌渐远鸣榔息·····	(730)

第十四章 故园残碑怜众生

南门灭绝一招得势，唰唰两剑，分向佟沉香小腹与额头刺去。

南门灭绝祖上乃岳州君山剑客世家，一代一代将君山剑法的精要之处加以磨炼，所传剑法均是以君山茶树绽枝重开的含意，溶合在剑招之中，均是“一招包十路，十路夹百招”连环施展。南门灭绝自入魔天教后，又习研魔天剑法，将自家祖传君山剑法中的精奥之处，汇合至魔天教剑法之中，于是一招之中有攻有守，威力之强，为众魔天教堂主之冠，为之司徒启龙提拔他当了魔天教左监使，号称“魔天神剑”。

众人只听得铮铮之声不绝，夜色里旋转两团黑影，倏合倏分，不知两人谁攻谁守，也不知在顷刻之间两人已拆了几招。

南门灭绝事事谋定而后动，“输则遵约”之议既决，他便知绝无半分退路，自始自终全力拼杀，没想到佟沉香剑招绵绵密密，不软不硬，真气总是不减半丝，他心下微惊，只得聚精会神将剑招施展得严严实密，不敢露出破绽，而佟沉香手中的木剑则渐渐吐出剑芒，寒光暗淡黑红，更令他心中尽是惊惧惶惑。

南门灭绝心神激荡之际，在第八招上便已落败，只是表面上攻势依然凌厉如常。

他好容易接过骤击而来的两招，只见佟沉香木剑晃动，又是一招“泉鸣山涧”。接着一招“涧落九天”，跟着一招“天挂彩虹”。招招随着南门灭绝的连环剑招变化，比他的剑招变得更

奇，变得更快。那“霜晓雾盘”剑法主要是从云雾中变化悟出来的，极尽诡奇之能事，动向无定，不可捉摸。

南门灭绝一见她连施三招雾连雨漫的剑式，见机极快，当即不架而走，所谓不架而走，那不过说得好听，其实是打不过而逃跑。只是他剑法变化也极繁复，逃走之际，长剑东刺西削，使人眼光缭乱，不知他已是在使三十六计中的上策。

路明珠早已看出了端倪，大喜道：“佟姨，他要逃跑！快使‘雾散天开’招式，杀他一个屁滚尿流！”

南门灭绝暗暗叫苦，他知“霜晓雾盘”剑法，愈到后面愈是狠辣，最厉害的一招当是“雾散天开”，比喻雾盘九重终于结束之意，即是最后的千钧一击的杀着，耳边听得路明珠大呼大喊，知道如果佟沉香使出这一招来，自己纵不丧命当场，那也非大大出丑不可。

他脚下急闪，长剑急挥，只好冒险跟她拼上一拼，否则南门灭绝今后再也不用在江湖混了。

眼见佟沉香脚步微一迟疑，显见她一时之间拿不定下杀手的主意，似乎在考虑什么后果。南门灭绝暗叫：“惭愧！这一剑追魂击来，我命休矣！”他转身连纵两步，脱出剑花圈中，虽然掩饰得高明，好象未呈败象，但高明一点的武学之人，都可见其不敌而走的窘态。

珠儿不解：“佟姨大胜已定，竟然犹豫放走了南门灭绝，实是让脱难得的良机。”

只见佟沉香收剑行礼，说道：“南门监使，承让：在下得罪了，你我平分秋色，各不得胜筹。”

南门灭绝脸色一沉，冷冷道：“水仙玉女，不要说漂亮话了，适才你犹豫之下放我一马，定然知道‘雾散天开’一旦施展，我即身首异地，你要留下话口，所以不取我性命，免得我答应之事无法兑现。”

佟沉香微微一笑：“你知道就好，再斗下去，两者必有一伤，你无法履约也是枉然。”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雪地上一片死寂，只有剑刃上微光闪烁。

隔了半晌，佟沉香说道：“我要你领路打开濒湖冷泉的通道，救出里面被拘的众英雄。”

南门灭绝浑身一凉，吸了口冷气，喝道：“你……你大胆！濒湖冷泉乃敝教禁地，任何人没有司徒教主的金牌休想入内，我身为监使岂能叛教犯禁！再说你即使进了濒湖冷泉，就是有通天本事也休想救出一人。”

路明珠登时醒悟，佟姨定是为了濒湖冷泉营救众豪的事情耽误了接应自己的时辰，对南门灭绝手下留情也是为了打通濒湖冷泉的通道，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可是这念头太过荒唐，刚浮入脑海，便即压下，一时心中恍恍惚惚，到底是个什么念头，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觉得濒湖冷泉定是处人间地狱，不然那么多活生生的诸派高手拘在里面，怎没有人能逃出来报警。

但见佟沉香笑靥甫展，樱唇微启，说道：“南门监使，我敬你是个说话算数的好汉，是不是输了剑赖帐？”

南门灭绝脸上表情依然僵硬如冰，冷冷说道：“你若真正赢了我手中这柄剑，我……我指明路径，你们自去闯进濒湖冷泉，生死自判。要我领路打通冷泉通道，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答应。”

佟沉香暗喜，正要说话，南门灭绝手中长剑嗡嗡作响，向她直扑过去。这几下急剑，乃是南门灭绝毕生功力之所聚，比适才出招更快更猛，剑带啸音，光环乱转，霎时之间已将佟沉香裹在一团剑光之中。

佟沉香一声惊呼，连退了几步。南门灭绝岂容她缓出手来，施展他祖传的“君山雁飞”，手中长剑越使越快，如大雁振翅掠

空，众人不由得目为之眩。佟沉香随之倏吐“霜晓雾盘”剑势，宛如百变千幻的云雾疾卷汹涌。

路明珠从未见过佟沉香用过如此精妙的剑招，寻思：“佟姨与我母亲数十年情仇相对，欲置对方于死地，她剑下这套剑法专一对付母亲的‘血雨剑法’，再加上她溶百家之长聚合的‘四象绝门剑法’和‘霜晓雾盘’一并使用，殷愁愁恐怕不是她对手，两人总有一天要在父亲面前决斗……”一想到义母与母亲两败俱伤的情形，不禁黯然神伤。

就在此时，只听得佟沉香“啊”的一声惊呼，木剑脱手斜飞，左足一滑，仰跌在地。南门灭绝手中长剑伸出，指向她的左肩，狞道：“水仙玉女，只怪你学艺不精，跟我回漪澜堂去，也封你一个三十六罡星之位。”

突然间啪的一声响，南门灭绝手中长剑断折，却是佟沉香倏地伸出二指一弹，正弹在南门灭绝的剑上，一弹之下，立即断成两截，跟着佟沉香左手吐出掌势。

南门灭绝兵刃断折，吃了一惊，又见她向左侧挥出一掌，左侧并无旁人，此举甚是古怪，不明其意。蓦地里佟沉香左掌回转，弯腕成肘，飞快转来撞击南门灭绝右胸。砰的一声，跟着喀喇几响，他胸口肋骨登时有数根撞断，一张口，鲜血直喷。

这几下变幻莫测，佟沉香的动作又是快得甚奇，每一下却又干净利索，众婢女尽皆呆了。路明珠看得分明，南门灭绝占了先机之后，得意之下放松警觉，可是佟沉香后发制人，猜透了他的心理，用的是“诈术”瞒蒙南门灭绝的心计，实有鬼神莫测之机，颈脖断分之险。

南门灭绝踉跄几步，将手中断柄一甩掷入山谷，双目痴呆呆的望着佟沉香，说道：“好手段，好手段！水仙玉女果然不凡。”说了这两句话，又是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

四婢大喜，飞身入场，用剑指着南门灭绝正欲怒骂，佟沉

香喝道：“休得无礼！退下。”弯腰扶起南门灭绝，说道：“南门监使，众婢不知好歹，当真抱歉之至，在下出掌太重，尚请原谅。”

南门灭绝苦笑道：“你不必多言，我……去指明濒湖冷泉路径，我……输在你剑下，愧对南门列祖列宗，日后……”他微闭嘴巴，长舒了口气。

佟沉香一递眼色，两婢奔了过来，将他扶起，问道：“南门监使，濒湖冷泉可在东西方向？”

南门灭绝点了点头，神色郁郁的说道：“濒湖冷泉往东二十余里，那里戒备森严非常人逾越之地，你们去碰碰命吧！”说罢，抬脚领路往山径上走，脸上迷迷惘惘的露出极不情愿之态。

佟沉香跟在他身后慢走，一时却不抬头，似在思索什么，过了好一会，这才慢慢抬起头来说道：“南门监使，我知你在魔天教素来沉默寡言，循规蹈矩，很得司徒启龙的欢心，今日你输剑于我，无颜立足魔天教里，我看你不如脱离魔天教回老家去另立一派。”

南门灭绝听她这几句话语气甚和，颇有友善之意，心下踌躇，双眸闪出几丝光亮。

佟沉香正色道：“你祖上君山剑法本已流传百年，俨然形成一派剑家，传到你手中竟数典忘祖投靠魔天教，实为不孝之孙。我家素有薄产，送你数千两白银，回到君山去另创门派，亦胜亦败，江湖中自有评说，也不枉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南门灭绝面露愧色，拱手说道：“多谢水仙玉女直言相劝，在下即使返回君山另创门派，也不能背主叛逆，前面便是濒湖冷泉，我不再前行，在此告辞！”转身匆匆而走，瞬间消失在拐弯处。

时值晨霭初腾，天色渐白，路明珠絮絮询问佟沉香这几日怎不来接她，佟沉香微微笑道：“你家路疯子闻你被魔天教抓入

地牢，硬将我哄来堆云山救人，他却装疯装傻重入魔天教漪澜堂叫阵，结果又被魔天教诸葛愁云抓住关进了濒湖冷泉，两度被抓毫不在意，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路明珠道：“爷爷想必是掌握了濒湖泉的底细，重新潜入充作内应，要当一个轰轰烈烈震动江湖的大英雄，我们快走！他这人最怕饥饿，熬久了受不住，会信口胡说八道的。”

佟沉香笑骂了一声“鬼丫头”，催促众人加快脚步，转眼翻上了一道山梁。

众人伫立，立时被濒湖冷泉的风光惊叹，但见高山凹地豁然出现一方湖水，碧波荡漾，水鸟出没，临岸眺望，心旷神怡。湖岸曲折，吞吐奇丽，港汊交错，起伏隐现，莫穷其尽。

香茗惊道：“主人，这么一大片荻芦丛林，九弯湖道，哪里是泉水？这叫我们从何寻找！”

路明珠也惊慌起来，说道：“香茗说的是，众豪关在冷泉，谁知竟有这大一片湖汊，总不能瞎闯瞎碰。”

佟沉香微笑道：“不劳你操心，已听你爷爷告诉我，群豪就关在这濒湖冷泉的地底下，大约石牢筑在湖中央底下数尺。

珠儿道：“石牢筑在湖底怎不渗水？倘若有半丝儿漏水，群豪岂不憋死。”望着湖心浪花碎溅，不禁暗暗担心。

香茗翘嘴说道：“这么大的濒湖，不叫南门灭绝引路，我们也能寻找得到，和他费了那么多口舌，白白耽误了一夜时辰。”

佟沉香嘿嘿笑道：“你们这些傻丫头，适才脚下这数里山径，处处尽是陷井暗桩，毒弩拉网，若不是南门灭绝带路，你们早死过几遭啦！大咧咧的走路根本不看路旁机关，就是千军万马也会覆没无几。”

众人侧目一看树间，果然发现设有不少机关暗卡，不禁均出了一身冷汗，方知走过了数道生死关口和奈何桥头，一齐伸舌做了个鬼脸，不敢作声。

众人歇息了片刻，吃了几个带来的烧饼。各人靠在树身，正要闭目养神，忽听得一阵急速的马蹄声远远传来，不多时便到坡下山道上。

只听得有人粗声说道：“有人杀了巡逻哨丁闯进堆云山界，禁地守护众人要格外小心！”七八个人一齐应诺。各人虽在坡上，下面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但听得马蹄声杂沓，渐渐远去。

越是靠近湖边，巡逻骑哨越是繁多，不时有人乘马策过湖边小道，这半日便有七八批骑哨经过。每一批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余人，兵刃铿锵，健马嘶吼，无不狂呼恶叫，声势汹汹，路明珠心想：“佟姨若不是要潜入冷泉营救众豪，不愿声张气息，那会将你们这些妖魔小丑放在心上？”啐了两口，敛声屏息蹑入湖边荻芦丛中。

就在众人隐入荻芦不久，突听一声重重的咳嗽之声，紧接着响起一个陌生的声音，道：“鬼樵夫，这矮林不宜藏身，咱们换个地方算了，免得进出不方便。”他说的声音虽响，但答复之言，却是微不可闻，只听连声咳嗽渐止，矮林丛中钻出两人，齐齐隐入右侧荻芦丛。

珠儿大奇，拨开一丛芦杆望去，只见那鬼樵夫傻头傻脑正四下里张望，身后紧跟着一个身着麻布道袍的道士，那道长黑巾包头，脸上满是尘土，手握竹杖，缓步行来，双目紧闭，但却无法掩遮他那浑身上下的卓绝气度。

佟沉香一见，脸色变得苍白，嘴唇颤抖不停，轻声道：“我的老天，是他！路兰乐。”心头一阵激动，一把紧紧抱住了路明珠。

路明珠见她神情，猜出七九成，此人便是自己夜思梦想的父亲，挣脱佟沉香的手臂，欲上前呼喊。

佟沉香哆嗦着伸手按住珠儿的嘴唇，僵直得象尊石雕一动也不动，无声的抽泣起来，眼泪叭叭地滴在珠儿手臂上。许久，

她低声道：“珠儿，你父亲突然似从地底下冒出来，你不要惊走了他。他待我内疚太深，不愿与我相见，为此远离中土隐居异乡，你若上前相认，他会愧对女儿和我，大室之下又会飘逸而走，我与你父亲相处多年，相知甚深，你千万不要……”

路明珠见她全身心都浸透在久别渴望重逢的痛苦中，一瞬间，仿佛感到佟姨的亲情真正赛过自己的亲生母亲，强忍住心里的冲动，点了点头，不再挣脱向前。

佟沉香凝目望去，嗫嗫嚅嚅小声道：“他，他老了，风霜冷露磨得他腰也弯了，兰乐……你怎么真的成了盲人？双目失明怎么千里迢迢来到这濒湖冷泉？”又是痛惜，又是伤感，哽咽之声戛然而止。

路明珠细细打量自己的父亲，但见他身材瘦削，鼻直唇薄，双眼眶凹进许多，浑身上下土里土气，左右打量不停，似乎这盲道长不是自己父亲，而是那位闻名已久的当世武痴，抛子别妻的怪客。

那盲道长一挺腰干，用竹杖指了指左侧的一棵大树，道：“鬼樵子，咱们躲在树上，纵使魔天教的人入了芦林，也不会发现我们。”竹杖一顿，一式“潜龙升天”，笔直升起，足有两丈多高，手中竹杖挑着鬼樵夫腰上缠带，两人已斜斜落到一丛密枝浓叶之中。

佟沉香赞道：“这才是路兰乐的轻功，比当年更飘更快了。”

珠儿问道：“父亲双目失明怎知左侧有棵大树？他纵起身形毫不犹豫，好似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佟沉香道：“你父亲乃武林奇才，双目失明后定然辨风判影神似双目未瞎，落到这等地是逼出来的功夫。我等双目未瞎怎有这些体会！”她沉吟了一下，又道：“你父亲突然显身濒湖冷泉，定然早已知道其间路径，依他素日性情，决不会蛮闯险地，我们索性等他前行，随后暗中保护。”

珠儿点了点头。众人盘腿坐下，仰望那棵大树。

天色逐渐黑了下来，倦鸟归巢，斗转星移，不觉已到了二更时分。

只听得树上有人低沉道：“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吧。”两条人影由树上跳了下来，匆匆往西边杂树中小道上而去。众人也紧随着而行，数条人影如划空流矢般，奔驰在湖杈间小道上，不足顿饭功夫，已然到了一处湖弯边。

前面盲道长陡然停下脚步，说道：“徒儿，穿过二条叉道便是冷泉了，要格外当心一些。”

说罢，已然深入湖边杂林中丈余。夜色幽黑，林木萧萧，幢幢树木交错，盲道长借那交错树影掩护，眨眼间，急步到了一块青石龟碑前。

降沉香施展千里传音之术，低声道：“珠儿，你父亲来过此地！他双目不见，反倒似是到了自己的家中一般，对这里一石一草十分熟悉，这石龟处便是冷泉无疑。”

大出众人意外的是这石龟碑前，无半丝声息，根本不象传说中的濒湖冷泉禁地，这意外的平静，反使人有一种阴沉、恐怖的肃杀感觉。

夜色中一片浑然，但闻盲道长说道：“鬼樵夫，你往正南走十步看看，但要对正这石龟头不能偏差分毫。”

鬼樵夫依言施为，挺胸昂首向正南走了十步，然后蹲下身子，两手在草中摸索起来。

路明珠隐身数丈外，看得大感奇怪：“父亲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

只见鬼樵夫忽然一跃而起，飞身回到盲道长身边，低声道：“师傅，不错，那丛草之中，果然有一个石兔，我已遵嘱提起兔耳，向左面转了三转。”

盲道长自言自语的说道：“看来她不是骗我了。”向正南走

了十步，仿效鬼樵夫一般蹲下身子，在草丛中摸索起来。

众人隐身后越看越是不解，目光转处，只见那石龟碑后暗影里，缓缓走出一个身躯奇高的大汉，隐隐夜色中仿佛半截铁塔。

路明珠惊得几乎喊出声来，这等巨大的人世所罕见，那知大出珠儿意料之外，那巨人相距盲道长四五尺远时，突然停下脚步，动也不动站在那里宛如塑像。

那盲道长对身后之事，浑似不觉，急急站了起来，奔回原地相度了一下方向，又向正北方走了过去，行约二十步蹲下身子，在草中摸索了一阵，紧跟着又对正西方、正东方各行四十步，蹲下身子在草丛中摸索起来。

佟沉香心中一动，低声道：“你父亲似是受了什么高人指点而来，深谙漪澜堂之秘，他这些诡异举动，你一一牢记下来。”

珠儿当下暗中记住盲道长分向四方行进的步数和动作，趋前紧蹑几步。

这时，石龟碑后的其余三个方位突然出来三个身材高大的巨人，连同适才现身的巨人共计四个，缓缓迈动脚步直向盲道长和鬼樵夫包围过去。

这四个巨人都在丈二以上，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夜色中恍惚是那破庙中四尊金刚返魂复生一般，鬼樵夫战战兢兢的道：“师傅，我有点儿害怕，他们的手臂比我的腰干还粗一些，约莫有千斤之力。”

盲道长冷冷道：“怕什么？你手中的板斧是干啥的？”

四个巨人不声不响据四个方位一站，一齐伸出芭蕉扇般大的肉掌，将二人堵在核中。

只听那盲道长冷冷的道：“东方丁，野寺多情留客住，濒湖无语看人忙。”那站在东方的巨汉，探手从怀中取出一片钥匙，双手捧着恭恭敬敬的递了过去。路明珠虽然内功精湛，目力过

人，但夜色昏暗、相隔距离又远，无法看清那巨人手中之物。

只听盲道长继续说道：“南方丁，子午生机三阳震，庚甲神化一道人。”那站在南面的巨汉也探手入怀摸了片钥匙递了过去。

盲道长接着念：“西方丁，百卉横丛轻烟散，群峰上下仰佳宾。北方丁，买槎果有仙家事，紫箫来向夜行君。”西北两名巨汉，也从怀中摸出同样的钥匙递去。

佟沉香轻轻道：“眼前所见真乃我生平仅遇的奇幻情景，多少阴沉杀机不曾害怕，这濒湖冷泉还真有几分慑人气息。”感慨之下轻叹了一声。

只见那四个巨人排成一行，绕过石龟直向湖边走去，盲道长和鬼樵夫紧随其身后而行，一行人身法灵动、矫健，步履间毫无声息，佟沉香、路明珠等人借着树林影芦草隐身，跟踪而去。

眨眼间到了湖边，地势忽然一低，隐隐约约看见一条石板路通向水里。那四名巨人毫不犹豫笔直向水中走去，哗哗一阵排水声响，石径两侧竟是丈高的护墙石壁，湖水渐渐排走，露出一条通道，犹如一条水中峡谷，又长又直，通向湖中央的地方，这当儿，佟沉香等人随即涉水，沿着通道紧紧跟上。

珠儿道：“佟姨，那四个巨人怎地听我父亲的吩咐？莫不是故意诱他进入绝地，活活地把人困在湖底，岂不中了魔天教的诡计。”

佟沉香摇头道：“看情形你父亲已掌握了秘诀，不会有诈！路老爷子那么厉害的人物没掌握秘诀，也只得用苦肉计混进冷泉之中，这濒湖冷泉的机关巧设真乃人间少有。”

通道突然出现弯道，佟沉香贴在石壁之上，暗运功力紧握木剑，警觉的放慢脚步，凝目望去，七八尺外，隐隐可见一条高大的人影。

此处已深入湖心数丈，通道上面铺满了青石板，青石板上滴滴哒哒垂着水珠，到处湿漉漉的，似乎听到石板上的湖水拍打着浪花，轻轻传下浪击的微响，使众人登生恐惧。

珠儿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道：“佟姨，你们在原地稍等，我到前面瞧瞧。”轻步向前朝那黑影行去。

目力所及，只见那黑影斜斜倚靠在石壁之上，动也不动一下。珠儿冲近那黑影身侧，右手长剑蓄势待敌，左手抓住那黑影的右腕，那是一条毛茸茸的手臂，腕脉处足有碗口粗细，手指冰冷人已死去，不禁暗暗吃一惊，此人分明是那四个巨人之一，不知是被何武功所伤，一击而毙，连一声呼叫也未出口。

忽如火光一闪，由前面透照出来，敢情石道已至尽头，另有两条岔道分向左右两侧延伸过去。珠儿朝后轻呼了一声，加快脚步直冲过去。只见另一个巨汉卧在甬道中间，早已气绝多时，转眼向前拐弯处望去，五六丈之外，盲道长站在另两个横卧在地的巨汉旁边，那鬼樵夫右手高举着一个火褶子，站在盲道长身侧三尺，满脸惊惶，结结巴巴的道：“师……师傅，你好……好快的身手，怎不传授这一招给我？”

盲道长嘿嘿一笑：“樵夫，你这一辈子学不了这无形掌功，没有开山裂石的内功，纵使学了招式，也会震断自己的四肢筋脉。下辈子你再找我吧！”

鬼樵夫伸了伸舌头，不吱声了，路明珠一见，暗暗佩服父亲的超罕武功。

灯光下，隐隐可见尽头处一座铁门，只见盲道长伸手在铁门上摸索了一阵，拿出那四片钥匙分别戳进铁门之上的小孔，猛地旋转不止。

鬼樵夫挥手一推，呀然一声铁门大开，一股阴风由铁门中吹了出来，鬼樵夫手中的火褶子一闪而熄。

石道中突然黑暗如漆，死寂阴沉，弥漫着恐怖气氛。佟沉

香迅快贴壁疾行，众人也借机跃起，靠近盲道长身后四、五尺外，贴壁而立。

只听得鬼樵夫说道：“师傅，我琢磨着这濒湖冷泉的石牢有些儿不对，太 人恐怖了，咱们别着了人家的道儿。”

盲道长叹道：“你少啰嗦！我父亲和女儿全拘押在此，即使是陷井圈套我也要跳下。我一怒之下别离父亲已是不孝，抛下女儿更是天大的罪过，天底下没有何人有过我这般寡情歹毒，救不出他们，我情愿葬身湖底。”

鬼樵子道：“师傅待我恩重如山，我随师傅上刀山下火海，决不害怕。”说话间，冷不丁又打了个寒噤。

路明珠心头一热，泪花夺眶而出，被佟沉香伸手捂住了嘴唇，连连使出眼色，示意她不要惊动路兰乐。

盲道长又道：“我许多年不曾开过杀戒，今天连毙四名巨汉实不得已，来日再作道场超度他们的亡魂。倘若上天垂悯，让我救得老父和女儿，我与你回到麒麟洞永不踏江湖半步。”

鬼樵夫道：“魔天教横行江湖，作恶满贯，师傅心里不要内疚。”说话之间，随手一晃，又点燃了火褶子。

盲道长竹杖横胸当先而入，直向那铁门之内行去，只见鬼樵夫手中的火褶子微微颤抖，宛似铁门内的东西寒人心魂，佟沉香与珠儿相互打了个手势，遥随后进进了铁门。

刚迈入铁门，众人浑身登暴起鸡皮疙瘩，油然生出一股寒意。

这是一座宫殿般大的密室，四面黝黑的石壁上画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图腾，若人若兽，若禽若怪，斑斓之色令人目眩，密室里整整齐齐的排列着无数的棺材，室中间有一方丈余宽的池塘，池中满是碧绿的泉水，白色的象牙塔竖在池水中央，塔孔里冉冉腾出乳白色的雾霭，阵阵阴寒之气由池水中泛升而起。弥漫全室。冷冽冽的池水咕噜咕噜的不停响着，池旁横立着一块